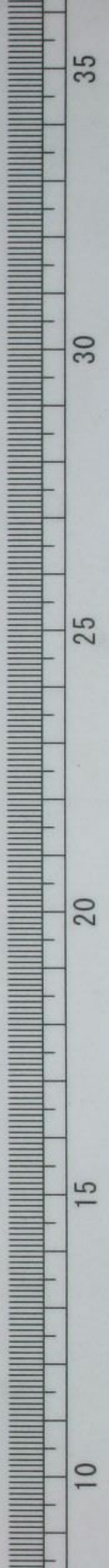


列傳

南史

卷四十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9



文庫11
D 253
9

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
因會江
司馬
執一名



柳田泉文庫

48-11048

010190559411

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中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弟秀。小字天略。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爲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爽與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冠將至。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卽位。以爲司州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

鎮襄陽。父不敢。知之常。以酒數有。心頗有意。爽復遣秀。以爲太武。八祚爲殿。以善針術。潁川二郡。朝時太武。玄謨攻碣。義宣起兵。加都。元凶之爲。爽任以秀。刺史加都。內舉爽狂。法服義宣。改板義宣。丞相名質。法物並。

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

俱下左弟並伏

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陝率少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

為宗豪宋八寸便弓水北還構湖強安都元景向關柳元景俱以功封南左右曰汝弟道生亦

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弟服童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謨拒南郡上義宣臧質於梁

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勳臣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

謀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連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卽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左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爲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時生送詣劭。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劭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郎。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請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

宋元徽志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卽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卽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郎次第旣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與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

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尅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綬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恪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

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卽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招之。撰爲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群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幃。又有禿鶩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鳩尾墮地。又有鴟棲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泐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負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攸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

共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趨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顛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顛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顛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長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顛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卽斬琬。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爲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頊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

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讐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

越考人可

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楯撻。或有輒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爲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

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並爲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闕誦畧。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畫。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旣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尅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

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意欲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祖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為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內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都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為郡，轉為齊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禁，差回為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起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劬。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

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旣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等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其冠。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旣貴。祇事

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長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爲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爨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辭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昭和十八年一月二日午後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
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
位定安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

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
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
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
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卽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
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
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
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
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

中箱本

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
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
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
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中箱
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
別藏中箱中答曰中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
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爲中箱五經中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
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
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
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
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
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年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縞。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卽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蹙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

吏事

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人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破誅。東昏召遙光入。

殿告以拓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
 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
 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眾力送者甚
 盛。東昏誅江拓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弟，召人喻旨。遙
 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東府門，眾頗怪其異，莫知指趣
 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
 等，并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治，出囚，尚方取
 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
 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
 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
 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

率左與盛屯府東，離門眾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
 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
 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
 出戰，為曹武所擒，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者，則我
 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床上
 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
 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
 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遙光舉事
 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
 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
 焚居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時，明
 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

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髭鬣中便凝然明帝謂江柘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縞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縞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

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兩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最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楊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章隸書湘州刺史

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綦，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綦留心詞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河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反愛，時為僕射領衛尉。

友

表求解職，私弟展哀，詔不許。每臨綦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寧城公寶宏皆伏誅。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携。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為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為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日羽。

儀甚盛。傾朝觀瞻。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谷。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谷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谷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谷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

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以常所乘白犢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盧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救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卽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山祏。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旣

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鉞。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拓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卽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墳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

時

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年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眾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敷，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敷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宣傳

衡陽公。諱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齊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

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謀。其見信如此。謀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謀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謀爲揚州。及有此授。謀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謀作甌筋者。謀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謀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謀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謀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謀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

明死。見謀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謀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謀云。相不滅。高帝。謀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謀兄誕。字彥偉。末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廸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謀。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謀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謀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謀弟誅。字彥文。與謀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謀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謀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謀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

蛭殺人

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噬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齊書作誰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湛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又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林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

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貢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左右密略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令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譬良久乃眠。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偷掩取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

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之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症。剛狠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王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舉爲

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百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如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造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謹與坦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十八年一月三日午後也。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魏山老國書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魏山老國書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疑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鍊，袁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

陽以先爵賜疑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賅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怨怒。西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賁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纂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

冠

東府加軍軍將軍。及袁粲舉兵。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眾。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

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卽位，敕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二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未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砮於二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遣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

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麗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門，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大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帝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

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宮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頃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盛滿。又因言宴。求解楊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

宮

其朝明本作

疑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大樂。景弟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穎川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爲書答之。又爲之減遣。丕字令哲。後

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
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
鄆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於是直
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
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
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
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
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
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
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田園
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
歙講禮顧愨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
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疑曰
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
之次弟爲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
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
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
東府上數幸疑弟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
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
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
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
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

明本依
南齊書

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輶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妣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
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
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兒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
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王子封千
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
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歛以衮冕
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疾送祭奠。大司馬太
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
牧。綠紱。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主如故。給九流鸞
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

流

干

明本依
南齊書

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
勉勵。篤睦為先。才有憂少。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閭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
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
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
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
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
冢。每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
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
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蔬食積旬。天官朝
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推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歔流涕。疑

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橋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悶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鄭有道。漢

米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宮內。雖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人第。歛酬今昔。儼是巨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饑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

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陵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字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字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跳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詣侯命邪徽字以答上撫林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

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

明本作體

明本係補

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若能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籍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此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

明本作北

即

但開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郎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性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末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徧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

千字文

南史四十一

九

集明水

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其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綬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也。後為祕書監。節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任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若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

後漢書

武帝通史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
 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
 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
 通之流也又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
 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從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
 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
 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
 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
 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
 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
 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
 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

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
 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
 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
 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
 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
 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
 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
 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翬花開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
 代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
 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稿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
 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
 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

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顧野王

仕

乃

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時而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主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

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帝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人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貴。卒於驃騎長史。

昭和十八年一月九日好晴此日東洋大與子講也

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府內。高帝踐門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處言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與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應。敕。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際。騎。將。第五。年。即。不。滿。府。儀。同。三。司。七。年。應。映。善。騎。射。解。學。律。工。左右書。左右。身。應。良。賓。客。與。謝。野。爽。不。悅。情。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雲。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

南史卷四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
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
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
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
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
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
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
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
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

臨川王映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史事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
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
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
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
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
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
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
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
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

及古周

子游州陵侯。為黃門侍郎。謀反。兄弟竝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

鬪隊

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將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戒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太尉。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武陵昭王暉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任。每抑制之。三昧。暉小字也。故暉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暉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以荻為片。縱橫以為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

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琊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帝幸豫章王疑東田宴，諸

長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郎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畢，畢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

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舉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安成恭王嵩。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病。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

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

作且明本

王字明
本補

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廢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長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外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設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凌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

王明本作一
狂華

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
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
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
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
一部。勝意反語爲始。與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
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
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
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
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
巴陵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督往
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
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督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

居二日。曇督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於是乃前。
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
棕。棕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
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閉。卽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
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竝古形。玉璧三枚。
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阜。水銀
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
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
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
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

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楊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

如鳳尾字

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於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閣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閣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梨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

書眉
書眉
書眉

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相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凜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方，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殿下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

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閣周伯玉大言於眾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鐸，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欷。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塚，得金巾箱織。

南史四十三

宴明本

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一作痛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闊，日終日射，候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宴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二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濟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濟明本
作齊

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親愛。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鈇，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鈇，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鈇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群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鈇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鈇年三四歲，高帝嘗晝卧，纏髮。鈇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鈇。及崩後，鈇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建安王事
見次卷

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
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
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
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
在孩抱。亦見殺。

原夫

人朝明平
作入朝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
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已。不虛言
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
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竝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
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
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藩輔。皇王
託體。同稟尊極。仁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坐推擬。武帝願

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
鞫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
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存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遂衡權
可制眾。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昭和十八年。文月十四日。朝。自二月至六月。社。余專議。陳壽三國志。以此中斷。此業
也。柳田白水記

何儲宗... 無中立... 命計... 齊武帝...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 廬陵王子卿... 淑媛生晉安王子... 生西陽王子明... 昭儀生邵陵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 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 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宦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

魏州老國圖

子早亡。子珉，繼衛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佗族，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通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

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憤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意，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暮，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竝從之。武帝卽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傳，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

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竝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季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竝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竝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諮季為德本義太子

竝應機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吏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役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

六疾館
養窮人

觀臺齋
書作齋

役明帝

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歛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碁臨汝、曲江國臣竝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正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出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頓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嬾，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

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碁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沉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繚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南徐

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

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

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歛以袞冕之服。東府旌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燾。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塋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象。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

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任中書省。高武諸孫。任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竝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在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尅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

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麴騰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画。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擅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屍。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

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鍔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旣勿得救。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疑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

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癡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癡。」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校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祭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遊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

來齊書作
東冠是也

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卽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舢舨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感及見。」

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後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歎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峭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

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

諸王有白
直有使轂

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
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
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
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
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
參軍周英防閣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
不成猶爲義鬼防閣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季武亦嘗用之今
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
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
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
南北討使軍王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
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
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
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軍參軍于琳
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
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
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
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涓陽
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
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
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
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
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歛畢退就

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曾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

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九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謀，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

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王簿劉驥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

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織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

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謫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巴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小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五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甚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

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旣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爲尼。

明帝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
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
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
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卽位封臨海郡王隆昌
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
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爲
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永泰元年
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
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
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
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爲都督揚州刺史仍
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爲南徐
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卽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
元年爲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
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
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
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

卽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
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
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
城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擱輿手執絳麾
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
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
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
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卽位爲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卽
位爲鄱督鄂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

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王帥難作
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
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
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
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
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
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
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

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竝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葇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大正八年十月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齊川世鳳圖
氏圖南南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

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爲儼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旣陽縣，陸王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吏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千牛，今不得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

事無大小帝竝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
爲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
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
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卽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
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
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明末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
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兗州刺史
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
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士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
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餘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
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
便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

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
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
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
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
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
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
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
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
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
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料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
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卽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

齊書此
奴度則
此奴度
內此奴度

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
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連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
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
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
負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
虜中以為其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
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
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
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
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
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
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
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
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
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
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
則謀主也為府司馬頻銜使上偽傾意待之以為遊擊將軍遣敬
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
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
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
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
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
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

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
敬則眺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
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
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
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携蒲賭錢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
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
陰令王詢臺傅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
幾人喧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竝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
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
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
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
殺之此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

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
軍司馬左興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
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
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眾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
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
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再
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
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
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
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
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
元年其故吏夏侯肱表請收葬許之

二柴齊
書作二
此石是也

軍容齊
書作軍
容是也

齊書作
年七十餘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監。漢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術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道。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眾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

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皐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物作汝不須捉此。自遂。作逐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

職司三稱
以大兼小
謂之判

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已年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竝不許以爲江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節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萬軍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

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涌前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羞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

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爲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覲爲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以爲妾。後爲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散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

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曰：「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力，斬之。」其左右曰：「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旣輕，不欲使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汜沔口。敬兒乘舩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泗水走，餘二小史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銜一隻。敬兒乃爲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食，訖列。

齊書
敬
之下有反

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狗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爲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

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爲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欹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微中。夢一髀熱。

府開齊
書作應
開是也

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
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闈人聞其言說之事達
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
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
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
道門道暢道休竝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
日曲水內宴舩舩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
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
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
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
之又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
母於日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

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
故猪兒亦改為恭兒位正台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
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
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
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
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
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
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
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
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
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

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卽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徑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旣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伏，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旣重，乃誠可見。旣已脣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竝千蠟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

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

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爲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爲寶
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
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
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
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
望先是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
之懿率軍至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
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
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
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
頓軍與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
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
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
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
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謂之曰
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旣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鮑籃中擔送
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
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
倒敬則袁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
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
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
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
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
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

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捍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疎於此也敬兒挾震王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昭和十八年八月十日朝了此卷

